

◀体育文化

“境遇”抑或“反思”：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

相金星^{1,2}, 王进国², 郭振华¹

(1. 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2. 沈阳城市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12)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中的社会环境、系统方法、文化价值、技术机理、思维观念等进行研究,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支持。研究发现:传统仪式解构与原生场域变迁、原生系统解体与田野实证缺乏、主体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剥离、技术机理阐释与文化价值研判匮乏、分析思维框架与整体观念悖论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面临的主要困境。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夯实仪式展演与传承场域的现代重构,注重系统建构与田野实证的文脉梳理,促进主体行为与人文价值的文化融合,探究技术机理与文化价值的现代创新,实现整体思维和分析科学的互动发展。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生态; 现代传承与发展; 境遇; 人文价值

中图分类号: G812.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60(2021)05-0130-08

DOI: 10.12163/j. ssu. 20210592

“Situation” or “Reflection”: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XIANG Jinxing^{1,2}, WANG Jinguo², GUO Zhenhua¹

(1.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Hunan, China;

2.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Shenyang City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1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ystematic method, cultural value, technical mechanism and thinking concept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modern inheritance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re traditional ritual deconstruction and original field chang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system and the lack of field demonstration, the separation of main sports behavior and humanistic value, the lack of technical mechanism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value research and judgment, the paradox of analytical thinking framework and the overall concept. The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s of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re: to consolidate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ritual performance and inheritance fiel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ex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ield demonstration,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subject behavior and humanistic value, to explore modern innovation of technical mechanism and cultural value, and to realiz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overal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science.

Key words: ethnic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ecology;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ircumstances; humanistic value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仪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民族精神,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发展是延续民族文化血脉的主要途径。201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的重要论

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 and 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总和,蕴含着特殊的体育文化价值和身体活动形式。”^[1] 民族传统体育孕育于从未中断的传统文化序列,历经千载而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历史特征及族群意识与精神。

收稿日期: 2021-05-15; 修回日期: 2021-06-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地图研制”(19XTY010);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JG20DB309); 吉首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SKY86);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研究生基地开放项目(JDTY202A01)。

作者简介: 相金星(1981—),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学。

通信作者: 王进国(1978—),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和体育文化, E-mail: 103129320@qq.com。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成果显示,“从文化诉求、文化主体、文化自信的视角,为阐释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1];运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困境和发展路径的研究^[2],以及对铸牢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逻辑与功能的阐释也逐渐增多^[3]。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进行了研究。略显不足的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向度,在整体观视域下的全面分析较少,存在“重理论研究、轻实践应用”、以“人本”为核心对具身性“体悟”体验研究不足、参与式调查和田野实证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尽管有的学者通过“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纵向演进和横向融合,阐释了文化生态和文化适应”^[4],但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深入剖析依然不足。

受上述研究启发,基于文化人类学研究视角,在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传承与发展进行探究,依托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的实践经验,阐释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机遇、面临困境及传承发展路径,旨在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借助图书馆及CNKI、万方等数据库资源,查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地域文化传承、民族民间体育等文献资料,查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保靖县、花垣县、通道侗族自治县、贵州省台江县等地的地方志、年鉴、大事记及地方史等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1.2 田野调查法

在理论支撑的基础上,走向民间做实地调研。先后对通道侗族自治县、湘西马颈坳镇、贵州省台江县及吉首市等地进行考察,参与到仪式性身体实践之中,并对参与民俗活动的负责人及成员进行访谈,详细了解所涉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实际情况,为研究提供第一手动态资料。

2 民族传统体育文脉传承面临的时代机遇

中华民族优秀母体文化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是民族传统体育生生不息、代代赓续的坚实基础。历经数千年而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财富,体现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理

念、“分化于仪式系统”的文脉思维、“注重人体运动行为”的身体认知、“先人后己与家国同构”的侠义精神,成为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智慧优势^[5]。在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要求下,伴随着经济转型和“大健康”理念的建立,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参与型身体文化的“体悟”及国家在场的民族文化构建与发展,使得健身养生和群体竞赛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繁荣复兴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到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6]这充分展示了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中华文化发展新征程的信心与决心。民族传统体育是具有天然吸附力的文化形态,崇尚“整体思维”“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载体和基因序列。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调式、融合、传承、发展,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共生文化集合。在中华民族步入新征程的历史关键时期,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需要民族传统体育肩负起特殊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随着我国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力度,提出文化强国、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的时代目标,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审时度势、大力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倡导仪式性身体活动展演,有利于增强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民族凝聚力和族群意识。在大力弘扬全民健身的战略背景下,发挥民族体育文化繁荣和复兴的时代功效,应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社会普及度与认可度,拓展全民健身的参与程度,夯实社会基础的筑造和社会空间的延展。从文化的高度审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机遇,在文化反思中重塑现代文化符号,在文化回归中重构自身文化优势。促进具有典型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的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文化的交融,实现人的本体运动行为和价值理念的互动、个体社会化与文化多样性的融合,是展现民族传统体育民族风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气派的基础。

2.2 民族传统体育乡村振兴发展的现实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7]传统乡村是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原生场域,代表着

各族人民共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认同和族群意识。丰富多彩的身体性仪式活动内化为民族精神,承载着民族记忆,彰显着族群向心力,铸牢了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迁,民族传统体育传承面临传承场域消失、文化认同弱化、历史脉络中断的现实困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文化复兴政策的落地,在技术、制度、精神层面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

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注重仪式性身体活动的具身体验,主张运用仪式符号来表达族群意识,以此来构建族群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4]。乡村振兴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场域基础,还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流动与融合及传统体育文化展演和群体性竞赛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源发性、质朴性、易于操作性的典型特征,体现了“以人民群众为本”的思维理念,展现了对“生命意义”的诠释与表达,给人们的内心深处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心需求和文化滋养,满足了人们的文化需要,为群体性健身与竞赛提供了基础。民族传统体育的群体性和参与性能够增强人们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和幸福感,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发展需要。

2.3 民族传统体育国家形象提升的战略机遇

从体育维度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利于通过群体性展演与特色性竞赛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塑造国家形象^[4]。民族传统体育拥有完备的技术体系及丰富的人文价值,体现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的族群理念,在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大众健身、践行养身保健方面有着天然优势。民族传统体育强调整体观念,体现着“和合与共”的民族思维,在展现文化魅力、展示人民形象、推广中国智慧方面有着独特的民族特色。全球范围的文化激荡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交流和交融互动的发展机遇。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展示技术体系、展现民族个性、振奋民族精神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有利于强化民族自信,构建和谐的文化生态体系^[4]。民族传统体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传统理念、互助协作的思想意识、整体调节的养生思维、命运共生的民族品格,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时代特征。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构建和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和文化载体,在国际交往中以其独特的养生保健精髓和社会

治理经验,增强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彰显了中国智慧与力量。在文化复兴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建设自身体系、注重文脉溯源、夯实现代传承、促进国际传播方面存在天然优势,为国家形象塑造与文化软实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反思

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拥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境。困境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历史、人文、环境、社会、观念等,是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有其深刻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反思与回顾。

3.1 民族传统体育仪式解构与传承场域变迁的自然困境

分解于图腾崇拜与祭祀仪式的民族传统体育,其仪式解构和场域变迁导致依附主体缺失和价值观念位移,成为自身传承的自然障碍^[2]。以仪式性身体活动来表达文化叙事的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无需语言表达的文化认同。然而,传统的仪式性身体活动逐渐转变为现代体育活动或竞赛表演,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失去了原有的仪式内涵,与人们的审美习俗难以产生共鸣。伴随着原有认知目标、社会适应、人文价值、传承模式的解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逐渐失去了文化发展的内驱力。民族传统体育仪式性身体表达的转变和物质性传承场域的缩减,致使其赖以生存的原生场域消失,生存空间遭受挤压,现代传承与发展举步维艰。蕴含着仪式、文化、社会属性的身体活动瓦解,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表达、价值回归和创新传承失去依附主体,如何构建现代社会结构下的文化仪式和传承空间成为新的主题。

随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传统农耕文明的场域和仪式结构发生了变化,起源于萨岁崇拜的侗族舞春牛等习俗的传承场域和仪式内涵也随之发生位移^[3]。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侗族群众早已改变了刀耕火种、人畜共劳作的生产方式,原始传承场域的消失和信仰仪式的解体,造成了人们对牛崇拜信仰载体的认同弱化。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现代社会网状结构尚未建立,给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带来阻碍。现代社会人们对农耕文明依赖度逐渐降低,对原始神灵、祖先及宗教仪式的认同感下降,人们改造传统文化和社会仪式建构的信心和积极性下

降。随着经济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乡土社会环境解体,人们文化认同的心理空间遭受挤压,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性和民族性逐渐弱化,加之西方竞技理念的冲击,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理念、内涵及精神的丧失,严重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注重的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体育观念的普遍认同,而这些主要依靠的是现代场域拓展和时代仪式的构建。然而,物质性传承场域的消逝和精神性文化仪式的解构,对以舞春牛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身体运动行为产生了影响,给舞春牛仪式带来了现代适应和未来发展困境。

3.2 民族传统体育系统解体与田野实证缺乏的现实困境

体育属性缺失与文化属性剥离,表象性的项目移植和臆想式的现代改造,加速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消失、异化和迷失^[4]。民族传统体育“师徒传承”和手把手“体悟”教学方式的变化,促使原生系统和传承脉络网状结构的解体与断裂。原始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维系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的原始组织解体,现代社会结构尚未建立。伴随着项目传承人严重老龄化,项目失传的风险越来越高,现代体系的建立越来越困难,如高跷秧歌、跳竹竿、茅古斯等项目。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挖掘和整理方面,目前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和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民族志撰写和数据采集基础上的影像志制作方式。然而,在实践中,却存在调查不深入、研究不系统、资料不详实的现实境遇,大多数研究仅依靠文献资料整理基础上的臆想分析和花名册式的项目汇总,难以形成有价值的成果。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的获取,人民群众对新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缺乏现代社会结构文化系统构建的群众基础。随着社会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变,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文化认同产生冲击,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发展面临诸多难题。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需要加强在社会建构和田野实证基础上的文化脉络、技术机理、仪式形态、人文价值、精神追求等层面的探究。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在机理与转型实践的认识,现代体育系统理念铸牢不实,是阻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发展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湘西马颈坳镇钢火烧龙仪式的田野调查发现,在传统仪式结构中龙被看作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湘西钢火烧龙习俗包括“起龙”“跑龙”“接龙”“祭龙”等,代表着土家族人民祈求风调雨顺、平

安幸福的心理追求,蕴含着原始信仰、民族仪式、心理诉求,在与自然场域相互交织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结构。伴随着原始社会仪式系统的瓦解,钢火烧龙仪式由娱己、娱人和娱神的庆典仪式,转变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活动过程。传统社会结构系统的解体,钢火烧龙仪式的异化,造成土家族烧龙习俗蕴含的体育价值、尚武精神、族群认同等社会功能难以展现。现代社会结构的网状结构尚不健全,针对钢火烧龙仪式田野实证的缺乏,这些因素阻碍了钢火烧龙仪式的现代适应和发展。如何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原生系统的梳理和现代系统构建的现代适应与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3.3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剥离的传承困境

在处理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的关系中,西方竞技体育存在以“人体”运动为中心,而忽视“人”本体感受及人文价值缺失的现象^[5]。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分析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迷失了自身整体思维的逻辑原点,致使其情感、价值、目标、精神、理想、追求难以附着,民族体育价值观念无法建立,体育文化传承停滞不前的艰难境地。原本作为“人”成长方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曾长期与西方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地域内相处与并存。但是到了近代,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竞技体育的思维框架下发生了价值位移,自身文化定位不清晰、体育功能属性的嵌入,造成了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剥离的现状。依照西方竞技体育模式来分析民族传统体育,容易对整体性“人”和具身性“人体”的概念混淆,存在将单一运动能力代替“人”整体功能的错误认识。人文价值的缺失、主体运动行为的剥离,动摇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根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西方竞技体育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如何促进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的融合成为现代适应面临的主要问题。注重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思维,强化文化实践的具身体验,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发展的保障。鉴于民族传统体育多集中在民族地区,地域限制和民俗仪式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如何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潜质,寻求现代发展的契合点,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体系,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改造和发展的根基。

对台江县苗族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发现,独木龙舟承载着人们对祖先崇拜的观念表达、祈雨求福的文化认同、族群民众的心意信仰的人文价值。但是,随着苗族独木龙舟历史记忆和符号象征弱化,龙

舟所蕴含的人文价值逐渐被剥离,民众的价值信仰体系逐渐被解构。苗族独木龙舟拥有一套完整的仪式符号系统,包括龙舟的制作仪式、下水、接龙、竞渡、分食等众多环节,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与技术体系。对龙舟的竞技化改造造成了重运动行为、轻人文塑造的片面发展路线,导致苗族独木龙舟的地域独特性和文化内涵的缺失。龙舟运动现代改造过程中的以竞赛为标杆、重视技术训练与竞赛结果、忽视人文精神阐释的现状,导致了原生组织架构的解体。忽视龙舟民俗意蕴和文化内涵,是龙舟竞渡项目现代发展走向偏离的主要原因。

3.4 民族传统体育技术机理和文化价值异化的认识困境

沿循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结构逻辑,剖析运动技术机理,阐释传统文化价值,审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存在的现实问题,以求彰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多元共生^[14]。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根植于中华文化整体思维的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机理研判时陷入了语言模糊和概念缺乏的尴尬境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是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紧密相连的,其运动机理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等传统文化机制的滋养下的整体文化形态。但是,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技术、制度、精神层面叙述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注重技能培养,忽视功能机理的现象。民族传统体育身体运动行为是介于个人心理与社会现象之间的集体行为建构,其运动机理蕴含深层次的文化价值。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机理研判的异化,脱离了传统文化基因序列,失去“以文化人”“以体育人”的文化教化功能,动摇了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发展的基础。受现代竞技体育思维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出现了异化,脱离了原有的传统体育文化序列,如在运动机理研判中,注重项目、产品的改造,而缺失了文化的感悟、回味和记忆。在文化价值的阐释过程中,忽视了传统文化张力的现代运用,仪式教育和文化信仰体系的弱化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信仰机制的欠缺,给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阻碍。

通过田野实证对比湘西德夯传统苗族鼓舞与现代鼓舞,探究民族传统体育现代适应的演变过程。苗族鼓舞在现代化发展中,其文化信仰由母系氏族的图腾崇拜转变为现代休闲娱乐与健身,其物态、制度、行为和心态层面也都发生了变化。体现在运动机理方面,如技术动作、风格、特点的行为文化层面和鼓的材质、样式、表演场域、服饰的物质层面的变

化。在文化价值方面,如举行时间、传承方式、鼓社制等制度层面和观念、意识、内涵等心态文化层面的转变。苗族鼓舞是传统仪式文化的历时性积累以及与现代鼓舞的共时性存在,在阐释其运动机理和文化价值方面,应充分考虑技术内容、价值体系、传承功能的适应性变化,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发展模式,及时纠正苗族鼓舞现代改造中的技术机理与文化内涵阐释不清、民俗仪式与体育活动融合不畅等问题。

3.5 民族传统体育整体思维与局部分析悖论的融合困境

民族传统体育在吸收西方分析科学理念的过程中,失去了传统整体思维的认知,迷失在整体与局部的辩证讨论中,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5]。民族传统体育坚持以“人”为主体,注重整体把握与宏观分析,而西方体育则是强调分析思维,注重局部精细化研究。伴随着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模式形成,固有的整体思维模式遭受冲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统思维意识逐渐消退。整体观念和科学的思想悖论,宏观研究和局部分析的理念冲突,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现实困境。受西方竞技体育思维影响,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发展,违背了人民群众体育参与的主体特征及动机与信心,导致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强加给民族传统体育校园教育、大众健身、群体竞赛的“体育功能属性”,造成了文化整体性分离和耦合度降低的现状。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思维理念层面的问题,忽视了“身体”在整体与部分中的具身实践作用,割裂了整体观念和科学思维的理念融合,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仪式教育功能的发挥,严重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传承与发展。

调研瑶族传统节日“盘王节”^[16],发现“盘王节”仪式是多样性身体运动和游戏融合的整体,是由多种要素构成民俗仪式与民众心理认同活动。“盘王节”包括请盘王、祭盘王、跳盘王、唱盘王、送盘王等程序,每一个仪式环节都表现了人们对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盘王节”作为整体的文化仪式,代表着人们共同的族群信仰和民族认同。然而,随着“盘王节”体育属性的不断凸显,将盘王改造为现代体育的过程中割裂了其仪式性和整体性,存在以身体活动来代替仪式性本身的片面认识,如长鼓舞运动来代替盘王节仪式,而忽略了信仰、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整体情感。如何实现仪

式性传统节日的整体性传承与发展,避免仪式性民族传统体育改造中整体思维与分析科学观念剥离的问题,建立整体性传统仪式适应现代社会整体发展的模式与途径,是现代思维融合的前提与要求。

4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选择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和复兴的重要内容,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传承困境,为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改变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以下策略。

4.1 仪式构建:夯实仪式展演与传承场域的现代重构

仪式性身体展演是民族传统体育表达内心诉求和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方式,是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特定身体文化形态。仪式活动是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精神源头,民俗场域代表着族群认同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标识,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俗仪式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在信仰建构、秩序维系、族群认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展现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知目标、社会适应、人文价值、传承模式及精神追求。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空间场域,包括自然的物质空间和民众的心理空间两个层面。在动态场域环境中,实现民族性和时代性并存的现代场域空间构建,拓展人们的民族文化心理认同,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多样化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方式为抓手,仪式表达和场域重构为依托,构建仪式传承与现代场域相适应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框架,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的文脉根基。

以仪式展演和场域构建为目标,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特征为基础,融合多学科体系,共同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1) 加强仪式性身体活动的内涵阐释。梳理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脉络,探求其蕴含的文化深层机制,阐释仪式性身体展演的意义和内涵。以现代人们的美好愿景和体育需求为目的,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实现现代社会仪式的文化建构。如将舞春牛等项目进行现代改造,满足群众健身、学校展演及游戏竞技的需求。2) 重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场域空间。结合人们的体育文化需求和文化心理认同,重构现代传承场域和拓展人们文化心理认同空间,如以传统村落、社区为基础,构建仪式化传承场景和空间,提高人们的参与度;加大传统体育文化宣传力度,拓展人们的心理认知空间等。3) 促进仪式展演与传承场域的融合发展。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者和拥有者的主体地位,依据主体需要与具身体验视角,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仪式和场域的适应性调整,实现仪式信仰和空间场域的重构,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例如舞春牛仪式中,依托现代创设的传承场域,对其进行现代创编,增强人们对传统仪式、健康生活的认同,加强现代仪式的重构和传承场域的再现,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仪式与场域的发展。

4.2 文化深描:注重系统建构与田野实证的文脉梳理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重要的是获得真实、原始、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避免想当然的理论臆想产生^[9]。倡导参与式观察和田野实证的调查方法,梳理与还原真实民族风貌和仪式性身体文化,重构现代社会网状结构,撰写建立在实践调研基础上的详尽民族志,是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脉梳理的根本目的。嵌入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田野实证,有利于获取真实的研究资料,为深入整理和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保障。通过深入的田野实证,结合人们的客观需求,梳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传承体系、文化基因、仪式结构,以便构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

通过参与体验和田野实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将其应用到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体系中,增强对多维度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社会结构的认识,构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传承模式。

1) 强化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创造者地位,通过参与式观察和田野实证,遵循“走进去”“跳出来”的原则,以亲历者的体验和旁观者的视角来观察,深入浅出对民族传统体育现象进行分析,挖掘其蕴含的文化价值。2) 构建现代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结构。以“人”为本探究其所在的内外环境及个体与群体、传统与变迁、动机与成因间的相互关系。阐释其内部机理与外部机制,重构现代民族体育文化的网状结构,如以社区为依托、以协会为支撑、以传统社会结构为参照,建构适应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结构。3) 夯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实践体验。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中,注重“类”意识身体文化的捕捉和提取,强化人文价值塑造。如钢火烧龙仪式,尽可能参与到仪式的各个环节,加强人们的具身感受性,增强对传统仪式文化的体悟和认同。以现代社会结构为模板,以系统构建和田野实证的经验为依托,将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实践融入现代社会发展体系,实现原生系统与现代结构的融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发展。

4.3 价值认同:促进主体行为与人文价值的文化融合

民族传统体育叙事中蕴含着“人本关怀、身心并重”的人文价值理念和“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民族精神演绎^[21]。民族传统体育以人的主体运动行为为手段,以人文价值为支撑,注重“人”本体感受性的文化现象。人文价值是关乎人生存和生活需要的基本要素,主体运动行为是人文价值体现的重要载体,两者的融合是展示民族传统体育身体行为和文化内涵的客观需要,是实现社会需求与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根基。坚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主体定位,凸出“人”的整体性,实现人的具身身体与人文环境的互动统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人”的成长方式为核心,以具身体验为主要方式,以整体性“人”的主体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融合为目的,最终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要素互动与整体发展。

人文价值的凸显是通过主体运动行为来实现的,民族传统体育具身认知的仪式性身体活动则彰显了人文价值的塑造过程,表达了人们的情感、精神与理想。1) 挖掘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的核心机制。坚持以人为本,在“身心合一”理念指引下,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的核心要素和人文价值。2) 促进主体行为与人文价值的相互融合。以人的整体发展为目的,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在场功能,实现运动行为和人文价值的互动融合。通过主体运动行为表达人文价值的功能与导向,促进身体与心理、环境和社会的协同发展,实现具身认知思维下身体与意识的实践融合。3) 夯实“身心合一”人本价值的具身实践。在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的仪式系统中,注重身体参与实践的具身体验,阐释人的主体运动行为与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理念的互动关系。例如苗族独木龙舟仪式,人们通过参与龙舟的仪式性身体活动,表达了对祖先、祈福、健康与符号的价值认同。苗族独木龙舟代表着人们身体展演与心理认同的双重符号特征,蕴含着人民群众主体运动行为与人文价值的融合文化和精神信仰。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性,发挥其民族体育文化创造者和拥有者的社会角色,实现主体行为与人文价值的融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4.4 机制研判:探究技术机理与文化价值的现代创新

从技术机理、文化价值、精神内核层面阐释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的核心内容,实现大众健身、学校体育、群体竞赛、精神培养、价值塑造多元要素的共生与发展^[21]。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技术体系,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的结构逻辑。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空间分布、项目类别、技术体系和文化价值等进行整理与编目,阐释其历史源流、产生机制、技术机理、人文精神等文化机制。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个体心理与社会现象间的文化建构,回归“以文化人”的体育全面育人功能,是实现其价值回归和现代体系构建的前提。依照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规律,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在机理和图式的研判,构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发展体系。

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文化元素,阐明蕴含的机制机理,满足人民群众的民族文化需求,是构建现代传承体系的基础与保障。1) 探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机制。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各要素的内在机理,探究其社会变迁中技术层面变革与文化层面演变的文化张力和内驱力,阐明其整体文化形态传承与发展的内在理路。2)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体系创新。科学研判民族传统体育的技术机理和文化机制,分析其历时性的演变过程和共时性的社会嵌入。以现代社会结构为根基,从国家政策、仪式形式、社会环境及文化需求等方面构建适应现代发展的传承体系。如苗族的现代鼓舞与传统鼓舞的文化钩沉,详细研究鼓舞的物质、制度、文化及心态层面的核心机制变化,为苗族鼓舞的现代创新提供实践依据。3) 夯实民族传统体育核心机制与现代体系的实践应用。在探究其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阐释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机理,发挥其实践育人功能,形成适应时代需求的技术机理与文化内涵创新体系。如加强苗族鼓舞的机制机理探究,研判其传统到现代的文化演变过程,加强技术内容、社会价值及现代传承层面的梳理,满足人民群众传统文化信仰与需求,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发展。

4.5 整体观念:实现整体思维和分析科学的互动发展

整体论并非固定的理论框架,而是立足宏观视角的分析与阐述,是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的理论与方法^[22]。中华民族的“和合思维”与“整体观念”代表着各族人民独特的思维意识和文化理念,是宏观分析的整体思维传统。以中华传统文化繁荣与复兴为契机,借鉴西方分析科学的经验,为中华民族整体思维提供有益补充,构建现代社会整体思维指导下

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模式。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的主体参与和具身认知功能,开拓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促进整体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均衡发展和理念融合。

整体观念和分析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体系融合、互动发展,根据实践需要进行选择与应用。1) 实现传统与现代思维理念的互动与融合。坚持以“人”为主体,践行整体思维理念,融入分析科学的优秀元素,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现代适应与创新发展。2) 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现代理念的社会适应。整体思维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改造的理念之本,立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实际,融合分析科学的具体方法,构建适应民族传统体育现代传承的整体观念,如“身心合一”的身体整体观和“天人合一”的环境整体观等。3) 实践中践行整体思维理念。整体思维下运用宏观审视、微观分析的方法,对民族传统体育多样化身体运动与仪式性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在实践中通过整体仪式的传承,凸显整体思维理念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整体思维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引领地位。例如瑶族盘王节仪式,从民俗仪式的整体来看待“盘王节”活动,既要阐释整体文化形态的社会意义和民众心理,又要分析每个环节和要素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最终实现整体要素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耦合。在整体思维的融合观念下审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发展,是实现创造性改变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5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境遇”与“反思”的科学研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文化繁荣复兴和乡村振兴机遇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备受人们关注。然而,受自身体系建设不足与西方竞技文化侵袭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仪式场域变迁、传统系统解构、人文价值缺失、文化机制异化和思维理念趋同等诸多困境。因此,加强民族传统体育仪式构建、文化深描、价值认同、机制研判及整体观念等方面的阐释,构建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网状体系,促进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现代融合,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适应问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历时性的改变,需要在整体观念下,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生命意识表达和文化深层机制研判,融合多种传承要素,开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

参考文献:

- [1] 邱丕相,杨建营,王震.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回顾与思考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1): 12-20.
- [2] 王智慧. 文脉赓续与民族复兴: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9): 148-156.
- [3] 王洪坤,韩玉姬,梁勤超.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生境困境与消弭路径 [J]. 体育科学,2019,39(7): 33-44.
- [4] 彭响,刘如,张继生. 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2): 59-64.
- [5] 韩玉姬. 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境模塑: 基于凉山彝族赛马的个案分析 [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46(6): 86-91.
- [6] 张建云.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J]. 求索,2017(8): 180-187.
- [7] 沈状海.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N]. 人民日报,2020-11-19(09).
- [8]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EB/OL]. (2020-12-28) [2021-12-30].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2/30/c_1126929260.htm.
- [9] 王智慧. 文脉赓续与民族复兴: 传统体育文化的基因传递与文化自觉: 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文化自信论的分析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1): 1-9.
- [10] 倪京帅,张业安. 体育传播建构国家形象的控制模式及路径探析: 基于系统控制论的视角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6(1): 54-58.
- [11] 宋宗佩,邓星华. 全球化视角下体育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策略 [J]. 体育学刊,2014,21(5): 21-24.
- [12]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94-98.
- [13] 万义. 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 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的田野调查 [J]. 体育学刊,2010,17(12): 92-95.
- [14] 赵彝,熊文. 难题与破解: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文化困境和对策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9,53(12): 52-58.
- [15] 熊文. 健康的追求与体育的坚守: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人文价值参照与审视 [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0,35(4): 373-379.
- [16] 王松,张凤彪,毛瑞秋,等. 体育特色小镇: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与弘扬 [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6): 130-138.
- [17] 李小云,刘晓茜. 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5): 38-47.
- [18] 万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思与重构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174-184.
- [19] 胡小明,杨世如,夏五四,等. 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 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一) [J]. 体育学刊,2009,16(12): 1-8.
- [20] 吴艳红,贺鑫森. 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原则体系构建 [J]. 体育学研究,2020,34(5): 67-75.
- [21] 袁金宝. 概念、内涵、困境: 当代中国武术文化形象的多维解构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3): 54-62.
- [22] 胡小明. 体育人类学进展 [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3): 289-293.

(责任编辑: 乔艳春; 责任校对: 李欣阳)